梁山伯与祝英台

佚名

版权信息

书名：梁山伯与祝英台

作者：佚名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求学受阻

（大合唱）祝英台在闺房，无情无绪意彷徨，眼看学子求师去，面对诗书暗自伤。

祝英台（以下简称“祝”）：跟你们说我吃不下，你们又拿来干什么？

奴 1：小姐，自从进香回来已经几天了，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。

奴 2：是啊，身子骨要紧，书要念，饭也得要吃啊。

奴 1：不念书饿不死，不吃饭。

祝：够了够了！你们懂什么。

奴 1：小姐，你就少吃点吧！

祝：不吃不吃，说不吃就不吃。

奴 1：好好．．．．不吃不吃。

祝：唉！拿走拿走。

祝：干什么？

奴：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。

奴：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。

祝：拿走拿走．．．听见了没有，拿走。

银心：小姐、小姐、小姐，不好了。

祝：什么事啊，大惊小怪的。

银：夫人又亲自上楼来了。

银心：夫人，小姐刚睡着。

祝夫人：小姐的病怎么样？

奴：唉！更重了。

祝夫人：唉！这孩子，银心呀，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

伪装郎中

（大合唱）名门闺秀千金女！抛头露面事可羞！

祝老爷：怎么样？

祝夫人：这怎么得了呀，成天茶不思，饭不想的，我看你就答应她吧！唉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……

祝老爷：都是你把她惯坏了。

祝夫人：郎中来了。

祝老爷：郎中！？

银心：见过我家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：请坐请坐。

祝：谢坐。

银心：先生请坐。

祝老爷：这个郎中有点面善。

祝夫人：是啊，有点像英台的表哥。

祝：请问员外夫人，府上哪位玉体违和啊？

祝老爷：是小女身体不适。

祝：这个，医家之道嘛，在乎“望闻问切”，望者观气色也，闻者听声音也，问者问病情也，切者切六脉也，但不知令嫒的贵恙因何而起？

祝老爷：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，是我不允，故而抑郁终日，病倒在床，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。

祝：哦！得的是这种怪病。

祝夫人：啊！怪病。

祝：这种病，药方倒有，只是药引难求。

祝老爷：只要能治好小女的病，不论任何珍贵药品，我都不惜金钱。

祝：可是这几味药引子，实在太难找了。

祝老爷：哦，先生你不妨说说看。

祝：员外，听了——

（祝）一要东海龙王角，二要虾子头上浆，三要万年陈壁土，四要千年瓦上霜，五要阳雀蛋一对，六要蚂蝗肚内肠，七要仙山灵芝草，八要王母身上香，九要观音净瓶水，十要蟠桃酒一缸。倘若有了药十样，你小姐病体得安康。

祝老爷：先生，你这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嘛！

祝夫人：先生，这些个药上哪去找？

祝：所以，我说你们小姐的病是心病，这心病嘛—还得心药医。

祝老爷：心药？

祝：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，员外就答应她吧！员外要是答应了她，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。

祝老爷：因为一个女孩子家，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不让她去。

祝：小人倒有一个办法，保可无虑。

祝夫人：什么办法？

祝：不如让她改扮男装。据小姐的性情看来，不让须眉，如果改扮男装，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。

祝夫人：先生的话未免过份，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怎么会看不出呢？

祝老爷：是啊，一定看得出。

祝：一定看不出。

祝老爷：要是真的看不出来，我就让她去。

祝：员外的话是真的？

祝老爷：当然是真的。

祝：多谢爹爹。

祝老爷：是你？

祝：女儿英台。

银心：员外，夫人，连小姐都看不出来？

祝老爷：胡闹，这简真是胡闹！

祝夫人：刚才你亲口答应的，就让她去吧！

祝老爷：你看，都是你把她惯坏的，唉！

祝：孩儿叩别爹爹、母亲。

祝夫人：好了，爹爹已经答应了，快起来吧！

祝：谢爹爹。

草亭结义

（梁山伯）：远山含笑，春水绿波映小桥，行人来往阳关道，酒帘儿高挂红杏梢，绿荫深处闻啼鸟，柳丝儿不住随风飘。

（四九）：看此地风景甚妙，歇歇腿来伸伸腰。

四九：好热，相公，这儿离那尼山到底还有多远。

梁：还有十八里，歇会儿吧！

四九：看人家三五成群的，多热闹啊！咱们，就两人，要是有个伴多好。

四九：这个人八成是聋子——喂！你们到哪儿去呀？

银心：你干什么呀！动手动脚的。

四九：啊呀！你不哑巴？

银心：你才是哑巴呢！

四九：那可恕我冒失了，对不起……

银心：好说，好说。

四九：我们是从会稽白沙岗来的，到杭城尼山念书去的。

银心：啊！你去念书。

四九：不，是我们相公。

银心：那好极了，我们也是到尼山去念书的。小姐——

祝：小姐明明在家，你提她干嘛！

银心：我是想小姐如果能跟我们一块儿出来念书，那多好啊！

祝：是啊！

梁：这位仁兄请了。

祝：请。

梁：敢问兄台也是到尼山去读书吗？

祝：是的，仁兄也是？

梁：是的，请问尊姓大名。

祝：小弟姓祝，草字英台。

梁：喔！祝兄。

祝：不敢。还没请教……

梁：在下梁山伯，我们中途相逢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祝：仁兄多指教。

梁：那里那里，喔！刚才听这祝小哥说，府上还有祝小姐也想念书。

祝：仁兄有所不知－－

（祝）家中小妹志高强，要与男儿争短长，脂粉不需濡笔墨，钗钿不爱爱文章，一心随我杭城去，兄妹双双共学堂，无奈爹爹头脑旧，女儿不许出闺房。

梁：高论。

（梁）：天生男女本公平，人世荒唐不近情。

（祝）：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，难得他为女子抱不平。

（梁）：像这般良明益友世间少，我有心与他结为兄弟盟。

梁：祝兄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。

祝：有何见教但说不妨。

梁：如此直言了——

（梁）：无兄无弟感孤单，水远山长行路难，如蒙兄长不嫌弃，与君结义订金兰。

（祝）：求师同是别家园，萍水相逢信有缘，从此书窗得良友，如兄如弟共钻研来。

祝：旅途之中。就是未带香烛。

梁：不妨我们插柳为香。敢问仁兄……

祝：我十六，你呢？

梁：十七。

祝：我敬你为兄。

梁：我爱你如弟。来。

（梁、祝）：相逢好，柳荫树下同拜倒，蒙你不弃来结交。

（四九、银心）：结金兰，胜过同胞，做一个生死之交。

梁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
四九：我们这儿也八块年糕呀。

梁：什么八块年糕？

银心：他是说八拜之交。

四九：对啦！八拜之交。

英台闹学

（大合唱）：子曰诗云朗朗诵唉，磨穿铁砚用工夫，从今了却英台愿哪，良师益友共一庐！共一庐！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於至善，知之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静，静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虑，虑而後能得。

（先生）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

（大合唱）：先治其国。

（先生）：欲治其国者，

（大合唱）：先齐其家。

（先生）：欲齐其家者，

（大合唱）：先修其身。

（先生）：子曰："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。"

（学生）："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"

（先生）："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"

（梁）："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"

先生：子曰："饱食终日，"

（马文才）：饱食终日……饱食终日……

先生：下一句。

（马）：饱食终日。

先生：饱食终日的下一句。

（马）：下一句。

先生：饱食终日以後呢？

马：饱食终日以後就不饿了！

先生：哼！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！

马：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！

梁：英台，英台……你看见英台没有。我到处找你，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。

祝：用功，哼！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！

梁：生气，生什么气？

祝：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？

梁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

祝：不对，不对，太不对了。

梁：我答得不对？

祝：不是说你答得不对，是书上说的不对，男子是人，女子也是人，怎么……

梁：自古道女人是祸水，难道贤弟你没听说过？

祝：女人是祸水，怎么呀？

梁：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，贤弟听了－－

（梁）：夏桀王为妹喜把江山败，殷纣王为妲己黎民受灾，周幽王宠褒姒犬戎犯界，戏诸侯一笑烽火台，圣人之言传後代，仔细想再思裁，为兄之言该不该？

祝：梁兄听了……

（祝）：古来多少女贤才，细听小弟说明白，女娲炼石把天盖，嫘祖养蚕把桑栽，把桑栽，慈母教子有记载，请问兄，孟母三迁为何来呀？那些昏君自把朝纲败，亡国反怪女裙钗，兄读书不求甚解，是非黑白分不开，小弟之言休见怪，堪笑你是小书呆。

（梁）：茅塞顿开，贤弟胸中有大才，愚兄我一知半解，论文章不及贤弟台，从今後苦琢磨不懈怠，书中之言应分解。

四九：公子，公子。

梁：什么事，你看你，慢慢说吧！

四九：我听银心说，祝公子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

梁：那一定是刚才受了风寒，我看看去。

梁：英台，英台，英台怎么样？

银心：梁相公，等一等。

梁：怎么啦，是不是很厉害呀？

银心：不，不是，我们相公刚睡着。

祝：谁呀？

梁：是我呀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贤弟，怎么了？

祝：没有什么，只不过受了点风寒，有点发烧。

梁：唉呀！好烫啊！

梁：今天晚了，明天一定请个郎中看看，现在我来给你看看脉。

祝：不用了，我家里带来几服成药，已经叫银心替我煎了。

银心：梁相公，这儿有我服侍，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！

梁：不不不，今天晚上我睡在这里，你放心好了，有我陪伴你家相公。

祝：怎敢劳动梁兄呢，梁兄还是请回吧！

梁：还客气什么呢，我是住定了，今晚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，贤弟夜里要茶要水，我好随时照顾，银心你到外厅去睡吧。

银心：梁相公，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，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！

梁：怎么？

祝：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是同榻而眠呢？

梁：你怎么把愚兄比起女人来啦？

祝：梁兄既不是女人，怎敢劳动梁兄侍候茶水呢？

梁：为了贤弟有病，慢说是侍候茶水，就是做牛做马，我也甘心情愿的。银心，你去吧！今天晚上一切就有我了。

银心：有你就糟了。

祝：她是说小弟不惯与人同眠，如梁兄一定要住在这儿，那么就请梁兄另一条被吧！

梁：好，既然这么说，愚兄就依你，银心啊，你去叫四九把我的被拿来。

祝：银心啊，既然这样，就依梁相公吧。

同学：喂，洗澡去，去不去？

梁：咱们也去呀？

祝：干嘛？

梁：洗澡呀。

祝：洗澡，我不去。

梁：怎么了？

祝：我，我有点不舒服。

梁：你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唉！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，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，唉！你看你。

四九：走，洗澡去。

银心：你干什么呀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嘛！

四九：咱们走吧！

梁：是你呀。

祝：怎么了，自己补衣服呀？

梁：谢谢，谢谢。不行啊。

祝：来来来，我来吧！

梁：你又不是女人，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。

祝：试试看么！

祝：好了。

梁：唉呀，不错嘛，比女人缝得还好嘛。

祝：帮你做事情，还占便宜。

梁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（大合唱）：啊……啊……光阴如箭似水来，匆匆过了三长载，梁山伯、祝英台，情重如山深如海。一个是说古论今言不断，一个是嘘寒问暖口常开，转眼三年容易过，匆匆春去春又来。

祝：怎么啦？

梁：贤弟。

（梁）：英台不是女儿身，因何耳上有环痕？

（祝）：耳环痕有原因，梁兄何必起疑云，村里酬神多庙会，年年由我扮观音，梁兄做文章要专心，你前程不想想钗裙。

（梁）：我从此不敢看观音。

银心：相公，梁相公，老师叫你。

梁：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，贤弟你等会啊，我去去就来。

银心：小姐，员外有信来了。怎么了，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的啊，是不是呀！

祝：说夫人病得很厉害，真难死人了。

银心：难什么，那我们就回去好了。

祝：说倒挺容易的。

银心：怎么，舍不得梁相公。

祝：死丫头。

银心：我看不如找找师母。

祝：找师母干什么？

银心：跟她实话实说，有一句说一句，请她做个大媒。

祝：怪难为情的。

银心：看什么呀，有什么好看？

同学：那多难为情呀……

同学：谁说不是呢……

同学：活像个大姑娘，真像个大姑娘。

祝：我看不走也得走了。

祝：多谢师母。

师母：请坐。

祝：谢坐。

师母：既然是你母亲病了，是应该回去看看的。

师母：你老师回来，我替你跟他说说。

祝：多谢师母。

祝：师母。

师母：还有什么事吗？

祝：没有什么。

师母：英台有什么话，你尽管说好了。

祝：师母。

（祝）：老师教诲恩如海，师母栽培德似山，自与梁兄同受业，春花秋月已三年，三年整，整三年，我有满腹心事口难言。

师母：，说嘛！

（祝）：英台原是—原是乔装扮。

（师母）师母眼中早看穿。

（祝）：既是师母早看穿，英台不复顾羞惭，千言万语说不尽，取出怀中白玉环，交与梁兄为信物，万望成全好姻缘。

（师母）：英台貌与花相似，山伯才同锦一般，如此良缘谁不愿，师母更心欢，定会替你成全好姻缘。

祝：多谢师母。

十八相送

（大合唱）：三载同窗情如海，相依结伴下山来。

（梁）：想当初我把书馆上，桃红柳绿好风光，相逢结拜叙乡党，犹如手足一般样，伯父严命难违抗，贤弟接信归心忙，但愿你一路平安转回乡。

（祝）：梁兄情意实难忘，亲身送弟下山岗，兄攻书伯母在家谁奉养？为何不娶一妻房？

（梁）：一心攻书立志向，书中自有美娇娘，你本书香门弟有名望，想必早已订妻房！

（祝）：一句话问得我无言讲，他怎知我是女红妆，本该把终身事儿对他讲，猛想起临行时父命有三桩，事要三思休鲁莽，话到舌尖暂隐藏。

梁：刚才我们说……

祝：想小弟年纪还小，要什么妻房啊！梁兄，你看，今日天气晴和，不辜负大好时光，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？

梁：愚兄才疏学浅，不如贤弟满腹文章，只怕对不上啊。

祝：梁兄忒谦了。

（大合唱）：无题文章不好想，且将风景咏诗章。

（梁）：见一樵夫走奔忙，汗流夹背意慌慌！

（祝）：他为何人把柴打，梁兄你为何人下山岗？

（梁）：他为妻子把柴打，我为你贤弟下山岗。

祝：不对。

梁：怎么不对。

（祝）：他为兄弟把柴打，梁兄哥！你为妻子下山岗。

（梁）：为兄尚未成婚配，胡言乱语你太荒唐。

（梁）：兄送贤弟到池塘，金色鲤鱼一双双。

（祝）：好似比目鱼儿相依傍，弟兄分别诚感伤。

梁：贤弟，你为什么长叹呢？

祝：梁兄，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，他们总也不肯分开。

梁：只要没有人垂钓，他们是永远不分开的。

祝：这么说，我们是鱼就好了。

梁：唉！你看。

（梁）：微风吹动水汤漾，漂来一对美鸳鸯。

（祝）：形影不离同来往，两两相依情意长，梁兄啊，英台若是女红妆，梁兄愿不愿配鸳鸯？

（梁）：配鸳鸯，配鸳鸳，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妆。

（大合唱）：过了一山又一山，前行到了凤凰山。

（祝）：凤凰山上花开遍。

（梁）：可惜中间缺牡丹。

（祝）：牡丹花，你爱它，我家园里牡丹好，要摘牡丹上我家呀。

（梁）：牡丹花，我爱它，山重水复路遥远，怎能为花到你家呀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惹心烦。

（银心）：你看前面一条河。

（四九）：漂来了一对大白鹅。

（梁）：公的就在前面走。

（祝）：母的後边叫哥哥。

（梁）：未曾看见鹅开口，那有母鹅叫公鹅。

（祝）：你不见母鹅对你微微笑，他笑你梁兄真像呆头鹅。

（梁）：既然我是呆头鹅，从此莫叫我梁哥哥。

（银心）：眼前一座独木桥。

（祝）：心又慌来胆又小。

（梁）：愚兄扶你过桥去。

（祝）：你我好比牛郎织女渡鹊桥。

（梁）：送子观音堂中坐，金童玉女列两旁。

（祝）：他二人分明夫妻样，谁来撮合一炉香？

梁：这金童玉女怎么能成为夫妻呢？

祝：哦，不能成为夫妻的呀！你看，那是谁啊！？

梁：那是月下老人，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。

祝：既是月下老人，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二人系在一起呢？

（梁）：月老虽把婚姻掌，有情人才能配成双，泥塑木雕是偶像，不解人间凤求凰。

（祝）：梁兄呀！他二人有情又意，只因为泥塑木雕难把口儿张，观音大士把媒来做，来来来，我们替他来拜堂！

（梁）：贤弟愈说愈荒唐，两个男子怎拜堂？

（梁）：兄送贤弟到塘中。

（祝）：塘中照见好颜容。

（梁）：有缘千里来相会。

（祝）：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（梁）：你看水里两个影。

（祝）：一男一女笑盈盈。

（梁）：愚兄明明是个男子汉，你不该比来比去偏把我比女人。

（大合唱）：过了一滩又一庄啊！庄内黄狗叫汪汪！

（祝）：不咬前面男子汉，偏咬後面女红妆啊！

（梁）：贤弟说话太荒唐，此地哪有女红妆，放大胆量莫惊慌，兄打狗你过庄。

（银心）：前面过来一头牛。

（四九）：牧童骑在那个牛背头。

（祝）：唱起山歌解忧愁，只可惜对牛弹琴牛不懂，可叹梁兄啊！是个大笨牛。

（梁）：非是愚兄动了怒，我明明是人你比做牛，还是个大笨牛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你别动肝火别生气！小弟作揖赔罪你且把怒休。

（祝）：劳君远送感情深，到此分离欲断魂，一事在心临别问，问梁兄可有意中人？

（梁）：愚兄生长在贫门，无势无财怎订婚？学业未成名未就，一时哪有意中人？

（祝）：闻说梁兄未订婚，英台有妹守闺门，梁兄如有求凰意，有我为

媒事可成。

（梁）：路远无缘见玉人，青春美貌定无伦。

（祝）：问人与我无差异，问貌叫人两不分，我与她是同年同月同胞生哪！

（梁）：上前一拜谢媒人，贤弟情深意更深，不怪出言多比喻，原来一味想联婚，可笑我冬烘头脑太昏昏哪！

（祝）：此行何日再相逢，珍重春寒客里身，万恨千愁言不尽，临行一语意重深，莫忘了求亲早到祝家村。

四九：祝相公。

（大合唱）：临别依依难分开，含悲忍泪祝英台，心中想说千句话，万望梁兄早点来。

（大合唱）：朝思量，暮思量，一别长亭岁月长，卧病在床君知否，满天星斗夜初凉。

梁：师母，多谢师母。

师母：你这几天心神不定、闷闷不乐的，为了什么？

梁：我有点想……想家。

师母：想家，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！

梁：不要了，不要了。

师母：睡吧——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

梁：师母，什么事啊！

（师母）：上前含笑问书呆，一事离奇你试猜，到底是男还是女？

梁：师母说的是谁啊？

（师母）：你三载同窗的祝英台。

（梁）男女分明何用猜，英台怎会是裙钗，明明师母开玩笑，山伯书呆并不呆。

（师母）：他临行告别到妆台，几度含羞口不开，取出玉环为信物，请求师母做媒来。

（梁）：英台有妹似英台，自愿为媒配不才，临行已经当面说，又劳师母到书斋。

（师母）：英台确是女裙钗，师母跟前自认来，儿女私情谁肯说，你书呆毕竟是书呆。

梁：啊！英台是个女的。

师母：是啊！

梁：啊！英台——英台是个女的，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唉呀！我跟她同学三载，三载同窗，怎么会啊！唉呀！这么说，她自己做媒配给我，她自己做媒配给我。

师母：你们两个既有婚约，你就应该早去求亲，明天早上禀明老师，下山访英台去吧！

梁：多谢师母！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一心要把英台访啊，英台访啊！离了书房下山岗，下山岗。

（梁）：访英台上祝家庄，眼前全见旧时样，回忆往事喜又狂，竟不知她是女红妆。出了城，过了关，她说我为妻子把山下，她说那比目鱼儿兄弟一般样。下了山，到了塘，她说鸳鸯两个两成双，她心中早想配鸾凤。凤凰山，凤凰山，家有牡丹等我攀，河中鹅，河中鹅，我山伯真是个呆头鹅。

（大合唱）：织女会牛郎，庙里凤求凰，塘中分男女呀，黄狗咬红妆。

（梁）：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桩桩件件猜不透，唉！我是个大笨牛，大笨

牛。

（四九）：我是个小笨牛。

（大合唱）：眼前已是柳荫庄，长亭内她曾经亲口许九妹，许九妹，想不到九妹就是祝英台。

（梁）：英台呀！你这个媒呀做得对呀！做得真对！袖中取出信物来，欢欢喜喜又藏在怀，早到祝家早相会，我梁家花轿早呀早去抬。急急忙忙把路赶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她□（原文此处为□）台。

银心：小姐，梁相公家派人提亲来了。

祝：你怎么知道呀？

银心：我怎么不知道，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，说她是向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，不用说准是梁相公家派来的。

祝：不许你胡说！

银心：真的啊！

银心：小姐，怪不得昨晚烛花结了双蕊，烛花双蕊必有喜事。

祝老爷：喜事喜事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。

祝：爹、妈。

银心：参见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：英台，为父正惦记著我儿的亲事呢！偏偏今天就有人来为我儿提亲，这岂非不是一喜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，我已应允了，你看如何！

祝夫人：英台，你可知将你许配那一家嘛？

祝：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？

祝老爷：这门亲事非比寻常，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的，是本郡太守之子

马文才。

祝夫人：你看如何？

祝老爷：怎么？

祝英台：女儿不嫁。

祝老爷：门当户对，为什么不嫁？

祝：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啊！

祝老爷：传说之言，怎么可以深信呢？

祝：女儿不能从命！

祝老爷：不听父命就是不孝！

祝：女儿愿意侍候爹爹终老一生。

祝老爷：这是什麽话，焉有终生不嫁之理！

祝：女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！

祝老爷：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，莫非……银心，你陪小姐读书三载，做了些什么？讲！

祝：银心，你说好了！

银心：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，与梁山伯相公义结金兰，形影不离，临行之时，小姐还……

祝老爷：讲！

（银心）：小姐还亲口许九妹。

祝老爷：英台，你……

（祝老爷）：怪不得好言相劝劝不醒，却原来在外有了儿女情，美满姻

缘你不愿，辜负老父一片心，自从盘古开天地，那有闺女自订亲，马家有财有势有媒聘，梁山伯他与我祝家难联姻！

祝：爹爹，女儿与山伯三载同窗，情投意合，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！

祝老爷：我已将你许配马家，择日下聘，万难更改。

祝：女儿心愿已定，但凭爹爹……

祝老爷：你，好奴才。

银心：小姐。

祝夫人：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我慢慢劝劝她，也就是了。

祝老爷：从也要从，不从也要从。

祝：妈……

祝夫人：英台，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答应了吧！

（祝）：妈……埋怨爹爹做事差，不该将女儿许马家，自从女儿回家下，曾将衷情禀告妈，儿的娘啊！

祝夫人：他们马家有财有势，你爹爹既已许了亲，怎么能再反悔呢！再说你自己许的亲，传说出去了总不大好听，我看你就委曲了吧！

（祝）：我寒梅岂怕风雪压，凤凰怎肯配乌鸦，无论他马家权势有多大，要成亲除非是日出西山，铁树开花！

祝夫人：英台。

银心：夫人，您看这可怎么办呢？

祝夫人：偏偏那梁山伯又不早点来。

银心：小姐，梁相公来了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、祝英台楼台相会诉离怀，诉离怀。一个是满心欢喜情难禁，一个是满腹心事口难开，口难开。

梁：四九，下去。

四九：是。

祝：银心，给梁相公冲茶。

银心：是。

梁：小姐。

祝：梁兄。

梁：小弟与令兄有八拜之交，今日特来拜访，请问令兄何在啊！

祝：梁兄，你仔细地看看。

梁：你……

祝：我就是英台。三年前我想出外求学，故而改扮男装，不期与梁兄相遇，三载同窗多蒙照顾，英台感激不尽。

梁：贤弟，哦，念书的时候，咱们是兄弟相称，如今你这样的打扮，我该称你贤弟呢，还是……

祝：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，理该兄弟相称，如今不妨改称兄妹。

梁：如此，贤妹。

祝：梁兄，梁兄请坐。

梁：有坐，贤妹请坐。

银心：梁相公请用茶。

祝：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手，别来可好。

梁：好，贤妹家居想必安适。

祝：托梁兄之福，也还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，还是特地光临。

梁：愚兄特地到此，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，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。

祝：九妹？

梁：贤妹啊！

（梁）：那一日钱塘道上送君归，柳荫之下做大媒，九妹的婚姻你亲口许，求亲我特为上门来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你道九妹是哪一个，就是小妹祝英台。

梁：噢，就是你呀！

（梁）：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天公有意巧安排，美满姻缘偿夙愿，今生今世不分开。

（祝）：无奈是爹爹已将我终身……

（大合唱）：啊……她终身二字方离口，含悲忍泪进绣闱。既是有心悔旧约，

（梁）：临行又何必自为媒！

梁：银心，我问你——

（梁）：到底她终身许配了谁？

（银心）：就是那花花公子马文才！

（梁）：你与我海誓山盟情义在，我心中只有你祝英台，你爹爹作主许马家，你就该快把亲事退。

祝：我也曾千方百计把亲退，拒绝马家聘和媒，无奈是爹爹绝了父女情，他不肯把马家亲事退。

梁：啊！不肯退亲。

（梁）：你爹不肯把亲退，我家花轿先来抬，杭城请来老师母，祝家厅上坐起来，你我有媒也有聘，白玉环与蝴蝶坠，为何不能夫妻配。

（祝）：白玉环蝴蝶坠，蝴蝶本应成双对，岂知你我自作主，无人当它是聘媒！

（梁）：纵然是无人当它是聘媒，我也要与你生死两相随。

（祝）：梁兄句句痴心话，英台点点泪双垂，梁兄啊！梁门唯有你单丁子，白发娘亲指望谁？只怪我，英台无福份，梁兄你还是另婚配。

（梁）：哪怕是九天仙女我都不爱。

梁：愚兄先辞了。

（祝）：梁兄……梁兄特地到寒舍，小妹无言可慰，亲斟薄酒敬梁兄。

（梁）：想不到我特地来叨扰酒一杯！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，草桥相遇便相亲，同学三载更有情，留下玉环为信物，相烦师母说婚姻，临行送我钱塘路，几度忘羞露本心，我与你水面成双留俪影，我与你堂前作对拜观音，岂知好事成虚话，棒打鸳鸯两离分，爹爹许了马家婚，心已碎，意难伸；尚有何言对故人？

（梁）：我只道两心相照成佳偶，又谁知并蒂莲被狂风吹！我满怀悲愤向谁诉？我满眶热泪流与谁？一场好梦匆匆醒，万丈情丝寸寸灰，从今不到钱塘路，怕见鸳鸯作对飞。

（祝）：梁兄！梁兄！这都是我把梁兄累！

祝：梁兄！不是英台无情无义，只是父命难违，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我为你泪盈盈，终宵痛苦到天明！

（梁）：我为你汗淋淋，匆匆赶路未曾停。

（祝）：我为你气难平，几次伤了父女情。

（梁）：我为你碎了心，那有良药医心病。

（祝）：信难守，物难凭，枉费当时一片心。

（梁）：心如火，手如冰，玉环原物面还君。

（梁）：吞声忍泪别卿去。

（祝）：你抱病含愁怎能行！

（梁）：不能行，也得行，我死在你家总不成！

（祝）：梁兄切莫太伤神，珍重年轻有用身，放下婚姻谈友爱，何时你再上我家门？

（梁）：将来有命终相见，无命今生不相逢，只有向草桥镇上认新坟。

（祝）：认新坟，认新坟，碑上留名刻两人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山伯与祝英台，生不成双死不分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（梁）：我与她，生不成双死不分。

梁：英台，英台，英台……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，吃药了。

梁：四九，四九！梁母：他还没有回来呢！

梁：妈，你看英台会来吗？梁母：我想她会来的，快吃药吧！

梁：孩儿的病不是药石可以医得好的，我恐怕不行了。梁母：不会的。

梁：妈，你是空疼了我一场了。梁母：山伯，年纪轻轻的，不要说这种话。

梁：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，母亲的养育之恩，孩儿只有来生图报。

梁：小姐，小姐没来？

四九：相公，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，她叫你保重身体，别在以她为念。

梁母：是啊，要以身体为重。

梁：她看了我的信怎么说？

四九：她哭了半天，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。

（梁）：常言道，结发夫妻到白头，看来你我今世无缘结鸾俦。梁母：山伯！

四九：相公，相公。

梁：妈，孩儿死後，请将孩儿埋葬在南山路旁。

梁母：山伯，不要说傻话了。

梁：这是我随身之物，你去送给小姐，她看了这个，就跟看见我一样。

（梁）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英台呀，我不到黄河不甘心！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！（四九：相公！相公！）

梁：英台！

梁母：山伯，山伯！（四九：相公！相公！）

奴：小姐，花轿快到了，您快点梳妆吧！

银心：小姐不好了，梁相公他……

祝：他，他怎么样？

四九：他死了。

银心、四九、奴：小姐，小姐……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我哭，哭一声山伯啊！我叫，叫一声梁兄啊，实指望与兄谐鸾凤，又谁知棒打鸳鸯各西东，楼台一别成永诀，小妹害你把命

送，爹爹之命如罗网，马家好比虎狼凶，梁兄啊！梁兄啊！虽然空做阳台梦，就是十八层地狱我也要跟从。

祝：你家相公在临终的时候，说过什么话吗？

四九：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幅罗帕，他说小姐见到这一个，就好像见到他一样。

祝：这上面……

四九：是相公吐的血……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。

祝：梁兄你死得好苦呀！四九，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？

四九：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。

祝：南山路旁，南山路旁，四九，你回去吧，到家之後，即刻准备香蜡纸马，在南山坟前等我。

四九：小姐你……

祝：不必多问，快去吧！银心，送他下去。

银心：是。

银心：员外，夫人。

奴：拜见员外夫人。

祝老爷：花轿已经上门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！

祝：人都叫你逼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打扮的。

祝爷：什么？

奴：员外，小姐的同学的梁相公死了。

祝老爷：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。

祝：闲事！爹爹说得可真容易！

祝夫人：英台啊，马家的花轿到门口已经半天了，事到如今，难到还退亲不成啊！

祝：退亲倒用不着，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。

祝老爷：英台你……

祝夫人：你看你，有话慢慢说嘛！英台啊，婚姻大事总是要父母作主的，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，怎么能再更改呢？再说马家财大势大……

祝：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，我的心早许给了梁家了，我与山伯生不同衾死同坟，宁死不上马家门。

祝老爷：岂有此理，为父替你攀了这门高亲，难道委曲了你不成。

祝：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?

祝老爷：花轿已经上门了，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?

祝：也好，女儿就依从爹爹。

祝夫人：这才对了！

祝：不过，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。

祝老爷：说吧！

（祝）：轿前两盏白纱灯，轿後三千银纸锭，花轿先往南山旁，英台要草桥镇上祭兄坟！

祝老爷：今日马家来迎亲，怎可去拜山伯坟！

祝老爷：太不成话，那有新娘上轿去祭坟的道理，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

（祝）：爹爹若是不答应，要我上轿万不能。

祝夫人：员外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就暂时依了她吧！

祝老爷：这怎么可以呢！

祝夫人：等她祭坟之後，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呀！

祝老爷：也只好如此了，你这个冤家真把我气死了！

祝夫人：好了，好了。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楼台一别成永诀，人世无缘同到老。原以为天从人愿成佳偶，谁知晓姻缘薄上名不标。实指望你唤月老来做媒，谁知晓喜鹊未报乌鸦叫，实指望笙管笛箫来迎娶，谁知晓未报银河断鹊桥，实指望大红花轿到你家，谁知晓白衣素服来节孝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梁兄啊！不见梁兄见坟台，呼天唤地唤不归，英台立志难更改，我岂能嫁与马文才。

（大合唱）：梁兄啊！

（祝）：不能同生求同死啊！

（大合唱）：彩虹万里百花开，蝴蝶双双对对来，地老天荒心不变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